



詩語背後

# 我與三本小書

江鄰

再過幾天，是我57歲生日。思及平生所好，不過「隨性讀閒書」。幾十年下來，讀的書也不少了，各種類型都涉獵。而印象最深，或者說對人生有深刻影響的，卻是三本小書。

一本是當代學者周國平寫的《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接觸到這本書是1986年夏秋之際，中國社會正處於思想解放、意氣風發的上世紀八十年代黃金時期。而我剛從武陵山區一個偏僻小鎮去成都求學不久，年紀輕輕，無所掛礙，求知慾旺盛。此書在「上帝死了」、「重估一切價值」的吶喊中，對尼采的酒神精神、強力意志、自我發現等思想作了詩意化解讀。一些振聾發聵的詞彙，如精神、人生、死亡等，帶著全新意象和巨大衝擊力湧入腦海，引發我去思考那些看似抽象實則對個人生命旅程有着重要意義的東西。而且，該書的哲理性散文文風也讓我感到新奇，終篇讀得酣暢淋漓，有一種如飢似渴的閱讀快感。

另一本是美國暢銷書作家傑里米里夫金、特德霍華德合著的《熵：一種新的世界觀》。記得當時我剛到北京念研究生，閱讀外國翻譯著作是一種時尚，而該書正是那幾年十分暢銷的「當代學術思潮譯叢」之一。整本書基於自然科學研究可以改變社會科學乃至人類社會的認知，圍繞熵增定律的不可逆性，運用社會學、經濟學原理闡釋了「從熵的角度看，如果不改變發展模式，人類無法繼續發展」這一核心命題。書中大量引用身邊的例子，很接地氣，讀起來很輕鬆，雖然貌似科學著作，但更像環保類普及讀物。這對於像我這樣沒有經過系統教育、主要靠自學建立自己知識體系的文科生來說，思考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有一種醍醐灌頂的作用。

還有一本是由深圳市委宣傳部策劃，署名陳秉安、胡戈、梁兆松的《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謎》。這本書問世時，中國改革開放正處於「八九風波」與「九二南巡」之間的迷茫時期。我在北京大學攻讀博士研究生，學術興趣已開始從一些宏大領域轉向具體社會問題。該書採用報告文學手法，以翔實的資料和生動的

敘述，沿着工程改革、供給改革、物價改革、金融改革的逐步推進，生動地還原了深圳經濟特區從設想、奠基、創業到初步繁榮的歷史過程。從書中可以看出，舉世矚目的深圳傳奇，遠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高瞻遠矚、頂層設計，而是問題和矛盾倒逼改革，摸着石頭過河，順勢而為的結果。特區之特，主要不在政策優惠，而在制度創新。

三本書如同甘霖注入乾涸的田野，在我知識體系形成的關鍵幾年裏，為自己的精神成長輸入了豐富營養。尼采學說告訴我，不要迷信權威，自由源於堅強的意志力，人生即便是悲劇，也要把它演得轟轟烈烈。熵增定律讓我明白，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損害是不可逆的，環保意識應成為每個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促使我養成了崇尚簡單、儉樸生活的習慣。深圳故事通過對「變革」的生動演繹，啟發我自覺擁抱變化，勇於迎接挑戰，大膽嘗試未知，讓生命呈現無限可能。

除了精彩的內容，三本小書在寫作風格上還有一個共同點：文筆簡潔，邏輯明快，思想未必那麼深刻卻有很強的針對性，具備暢銷書的特質而不譁眾取寵。回想起來，這些年喜歡讀的書，大抵都是這類讀物，說明自己並不是一個追求深邃思想的人，而對常識有一種本能的親近。

人與書的緣分，就這樣結下了。把它們稱作小書，只是就篇幅而言，價值可不小。過了天命之年，經歷幾次大的轉折，才知道它們對自己的世界觀形成和人生道路選擇有着多麼深刻的影響。今天之所以想起這幾本書，正是因為回望自己57年人生軌跡，意識到一路風景甚多，思想積累卻屈指可數，似乎都是它們留下的。當年從三本小書中獲得的精神養料長期滋養着自己的內在生命，愈久彌新。其中要者，我概括為三個方面：不迷信權威；根深蒂固的環保觀念和命運共同體意識；熱情擁抱變化。

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一年四季，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風景，而各人季節轉換的年齡是不一樣的。於我而言，21歲離開家鄉小鎮之前算



對作者人生道路產生深刻影響的三本小書。作者供圖

是春季；之後在成都和北京的生活是夏季；40歲派駐香港後是收穫滿滿的秋季；57歲調往深圳開始進入冬季。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大致吻合了我與社會互動的四個階段。家鄉小鎮作為人生初始舞台，打下了青蔥勃鬱的生命底色。成都和北京時期主要從事研究工作，在大量消化思想理論中成長。香港工作把平生所學運用於社會實踐，進入生命的高光時刻。剛剛開始的深圳歲月將是一個更長的人生階段，要在自己全部學問和經驗基礎上兼容並蓄，有所為有所不為，呈現生命的終極價值和意義。

冬季，一個「藏」字，反映了它的深沉特質和豐厚內涵。人生進入冬季，已然曾經滄海，歷盡千帆，要以「千秋逸樂獨留我，百戰歸來再讀書」的豁達，把生活過得雲淡風輕，自得其樂。享受這種境界並不是件容易事，需要確立「三不」心態：一是不辯白，別輕易向人證明什麼，相信清濁自辨；二是不吃老本，別動輒對現狀不滿，避免自我代入；三是不妄念，別奢求不該有的東西，一切順其自然。

要知道，這樣的生命狀態不是消極無為，而是積極轉段。所謂「老夫喜作黃昏頌，滿目青山夕照明」，轉段後的人生更需要用心經營。以我現在就職的政協來說，於公是一個協商平台，於己是職業生涯的尾聲。身處其間，要以更大的彈性對待工作，同時以更寬廣的胸懷處理人際關係，更濃郁的好奇心嘗試新事物，實現與社會的同頻共振。面向未來，活在當下，見步行步，讓人迎來新的開掛。

五十七年彈指銷 倚欄回望自逍遙  
書生意氣江湖路 道德文章仁義擔  
往事哪能無缺憾 鉛筆盡洗更妖嬈  
初心大夢依然在 誰說老夫不射鵰

字裏行間

黃仲鳴

# 楊奇三無辦《正報》

那年，應該是2000年左右，夏天，下午，有雨。我撐着一柄小傘，走在廣州越秀區。好不容易才找到黃花崗劇院、先烈中路。天灑着豆雨，我身上仍淌着汗。楊奇在電話說，你一直沿着那條路走過來，我在樓下等你。

在此之前，沒有見過楊奇，只和他樓上的曾敏之較為熟絡。當年，我仍在報界工作，心中有個疑問，在一次和曾敏之一班內地文界中人，在暨南大學旁邊的酒吧吃晚飯飲烈酒時，我將久藏的問題，向曾老提出。他說：「你去找楊奇吧，他住在我樓下。」

於是，取了楊老的電話。事隔一年，我就來到越秀。雨仍沒止，路的盡頭轉了個彎，就見到楊奇在大樓門口的屋簷下。一個健碩的老漢，一個聽說心臟有支架支撐的老人家，一個拚搏一生的老報人。我當時工作的報紙，和楊奇曾工作過的報紙，大家都有明顯的立場，尤其是引領我入報界，被我視為師傅的周鼎，一直以來，我心中便有個疑問：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是右？是左？周鼎是鐵人，從來不言休，報界盛傳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曾赴深圳多次，早

去晚返，再回報社工作。

楊奇那時已近八十了，記憶仍然十分清晰，他和周鼎的交往，一一說來，我心中頓感釋然。那是個歡快的下午，楊老款我觀茶，呷之爽快。曾敏之亦下樓相聚。除此之外，我還問了許多有關報業的問題，如《正報》、《華商報》。對《正報》這份小報，我在大學圖書館影印了很多份，主要是研究抗戰勝利之後，在華南地區掀起的方言運動。楊奇說：「那是1945年，創辦《正報》的條件十分困難，一無資金，二無地方，三無設備。這三無，後來都逐漸解決了，費力不少呀。」

他說：「籌了1,000元，購買了必需的用品如紙張文具之類；在中環租了一個房間，即是後來所謂的梗房、劏房做編輯部；其後再接洽到製作的印務公司。」

他說，當初他是用楊子清的名字登記為社長兼總編輯。他問我：「你認識劉逸生這人嗎？」我搖搖頭，說：「只看過他寫有關唐詩的書。」楊奇說：「他原名劉日波，《正報》出版一個月後，我在路上遇到他，就邀他加入人手短缺的《正報》，擔任副總編輯。他學問根基厚，文字功力深，又曾在《星島日報》工作多年，是編輯能手。有他加盟，《正報》陣容是強大的。」

2012年，我已入了大學任教。得了資助，與梁天偉計劃訪問一班老報人。我立時想到楊奇。於是那年的暑假，頂着熱陽卻無雨，與攝影團隊走在先烈中路，走進楊府，再走進曾府。一次廣州之行，訪問了兩位老報人。

可惜，歲月如流，2015年，比楊奇大5歲的曾老，以98歲的高齡先駕鶴西歸。今年10月，楊奇也走了，卸下了幾十年的心臟起搏器，仙逝去也。他傳奇的一生，也是奇跡的一生。



這張小報，在方言運動中舉足輕重。作者供圖

##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 犯眾憎·非洲和尚一乞人憎·神台貓屎一神憎鬼厭·神台桔一陰乾



前者帶「善」性，後者帶「惡」性；可兩者具相同意義——這初生嬰使人憐愛或又愛又恨。

文讀中，「可」有二音——其一為「ho2」，其二是「黑/hak1」，適用於「可汗」（讀「黑寒」，指古代西域和北方各國對君王的稱呼）。雖然「可人憎」不解釋作「乞人憎」，但人們始終覺得這是「負面詞」。為此，筆者認為有人就用了「可」的不同讀音來區分不同的意思——讀「ho2」時，解「使人憐愛」；讀「黑」時，解「使人憎厭」，「黑」再聲轉讀成「乞」。如是者，「乞人憎」也可說成演化自「可人憎」了。

要晾乾衣物或曬乾蔬果，人們會將之放到「有陽光」的地方。此方叫「陽乾」，反之則叫「陰乾」——使所含水分漸漸地消失。

「神台」是一個木製直身櫃或蓋搭在牆上的「台」，用以供奉鬼神。「神台」上多會放置一小盆桔，這些桔就叫「神台桔」。人們通常不會拿「神台桔」來吃，且會由年頭放到年尾，寓意「長年吉利」。就「神台」的布局，廣東人創造了以下兩個歇後語：

神台貓屎——神憎鬼厭；神台桔——陰乾

舊時，很多家庭都有養貓。貓和老鼠一樣，喜歡亂跳亂竄。不說不知，貓喜歡走到一些較隱蔽的地方撒尿屙屎，「神台」就是其主要目標之一。受供奉的鬼神當然會對貓到來屙屎的劣行憎厭，亦即「神憎鬼厭」了。人們會用「神台貓屎」來形容那些十分讓人憎恨討厭的人。

由於「神台」多設置在較陰暗的地方，即不會接觸到陽光，所以「神台桔」在年尾時會出現「陰乾」的情況。「人們也會把財富、資產值或一些優勢慢慢地消失的現象稱為「陰乾」。

香港在2019年下半年經歷了一場激烈的修例風波。在幾近「市民不出」、「遊客不入」、「外資不來」的形勢下，百業蕭條；猶幸動盪於年底轉趨緩和；詎料在政府及各大中小企正着手重建香港之際，一場世紀疫症——「新冠肺炎」不動聲色地在全球大爆發，本土經濟在有限度「通關」下無可避免地出現「斷崖式」的下跌；正是：

屋漏偏逢連夜雨，行船又遇頂頭風

試想，「屋」頂是破「漏」的，卻偏「偏」遭「逢」接「連」幾個「夜」晚都下着「雨」；「行船」靠風，卻「又遇」上「頂頭風」——反航行方向的風。這不就是「連番倒楣」嗎？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衝擊下，當其時不少「高人」預示香港多年來積聚的繁榮正「陰乾」中；說法雖悲觀，卻是不爭事實。到了兩年多後的今天，粵港澳三地的「疫情」大致受控，相關部門亦已於日前務實商討恢復「通關」的可能性。作為一個外向型經濟體，「通關」尤其與內地，應是目下令香港經濟免於「陰乾」的唯一途徑。

## 豆瓣閒話

青綠

近年很流行一句話：「時代拋棄你的時候，連招呼都不會打一聲！」大約蘊含有兩層意思，一是陳述當今的技術發展日新月異，時刻都會有新的發現和進步，對此缺乏敏感的人，就很容易被淘汰。

二是現代人需要學習的東西越來越多，「知識半衰期」越來越短，如果安於現狀，總是守着舊的知識想吃老本，不跟着變化隨時更新，生存空間就會越來越窄，最後只能從這個喧鬧的大時代裏無聲無息地消逝。就像美國專欄作家蕾切爾勞維爾說的：「在淪為歷史那一瞬間並沒有留下巨響，只是發出嗚咽。」

過去之人，恐怕會很難想到知識也有着「半衰期」。昔日曾有口號「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一種對知識是恒定不變、可用終生的粗淺認識。但現在，有可能才學到的東西，沒過多久就變得毫無用處了。有報道稱，當今一個具有博士學歷的

# 知識半衰期

人，只要脫離研究領域4至5年，知識基本上就荒廢了。

用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提出的「範式轉移」概念，可對此進行解釋：當今學術領域出現新成果的時間越來越快，只要某個新發現打破了原有的假設或法則，相關人士就要及時對本學科的許多基本理論做出根本性的修正，才能與新理論相適應。若是脫離圈子的時間太長，就再也跟不上了。

即使人文領域，一不小心也會被落下。前幾年，有作家出版了一本小說，以拐賣婦女的熱點事件為主題，講述了一個被拐賣的婦女獲解救後，無法融入原來的環境，又回到被賣到的山村生活的故事，隱然表達出對與法律相悖的一些行為的寬容和理解，引發軒然大波。即因該作家的知識進入了「半衰期」，價值觀仍然停留在過去，沒有隨着社會文明的進步及時更新，到事後才發覺，但為時已晚。

為何有些人進入「知識半衰期」也

不自知？懈怠、畫地自限的心態，是重要原因。人隨着年齡增長，雄心 and 期望出現收縮，會大幅削減學習新知識的時間和努力，曾有的經歷、思想、感情、行為選擇和回憶則被匯聚到一起，構建形成一個自我的思維網絡，很容易以常識取代知識。這也是現實中，不少人會不自覺地展現出犬儒思維，或行為舉止變得「油膩」的近因——處在時代的新形勢下，原來的常識就不夠用了。

當今的大數據技術，也導致很多人的知識和見聞是被框定在一個極為狹窄的範圍內，「知識半衰期」更是可以用天或小時計，有時到第二天，之前從推送的信息裏看到學到的東西就毫無價值了。而應對這一狀況，只能反其道行之，因為真正的知識都是要費些慢功夫才能得來的。除了活到老學到老，網絡也不是唯一的求知途徑，只有系統和沉浸式的學習，才能避免自己的知識過早進入「半衰期」。

## 生活點滴

張武昌

# 童年的紙飛機

增添孩子樂趣的效益高。紙飛機在高高的空中慢慢飛翔，有的剛扔出去就掉了下來，有的正向前飛着，有的突然個個彎又飛了回來，孩子們手中拿的款式也奇多，他們玩得興致盎然。

摺疊紙飛機的材質是影響飛行的一個重要因素。表面粗糙的紙張與空氣摩擦阻力大，同時太重的紙張所需浮力也更大。因此，這些紙張製作的紙飛機都飛不遠。光滑的、質感較好的紙張製作的紙飛機飛行效果更好。

小孩子都在研究，如何使自己的紙飛機能飛得更高更遠時間更長，他們會使用各種各樣的紙張來測試。

小孩子們憑着豐富的想像去摺，可以將翅膀摺疊得寬大些，也可以將翅膀摺疊瘦小些。

不同摺法也會影響紙飛機飛行的時間及距離。為了保持機身平衡，在摺飛機時，可將機翼向上微摺，尾部向上翹一點，這樣在飛行過程中，空氣對紙飛機就會有一個向下的推力，進而能夠更加平穩地飛行。紙飛機的機翼面積越大，在空中飛行的浮力也越大，飛行的時間就更久。

紙張在孩子們的手下形成一條條摺痕，他們盡可能將紙張的形變與不規則降到最低。在摺疊的過程中，也可以感受到製作的樂趣。

除了摺疊的技巧，紙飛機的拋射角度也是影響其飛行距離的一個重要因

素。扔出飛機時，發力要快，角度要準，讓飛機呈現出完美的飛行姿態。

孩子們為了使自己的飛機飛得更快，把機頭位置摺得又長又尖。拋出飛機時還會裝模作樣，將嘴巴對着飛機頭吹氣，然後用力拋出去，讓它帶着自己的夢想，飛向遠方、飛上藍天。

雖然是一個小小的紙飛機，但它在孩子們幼小的心靈中，承載着許許多多的夢想，給予小孩無限的快樂，帶着他們的遐想飛向遠方，飛向未來。

隨着科技的發展，現代的小孩不再玩丟石子，也沒有人玩摔紙包了。當年玩紙飛機的孩子們，一個個都已經長大成家，有的已是爺爺奶奶級。如今為了工作和生活，已分散在各個不同的城市裏。生活讓我們學會了自立，懂得了許多道理，一個人有很多夢想，但要實現夢想就必須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向着自己心中的那個目標不停地追求。這個世界上沒有隨隨便便的成功，每個成功者的背後都有許多不為人知的一面，一次次失敗、跌倒、掙扎，眼淚和痛苦的積累。

一個人隨波逐流地活着很容易，一個人隨隨便便地生活也很容易。但要完成自己心中的理想和目標，就要有持之以恆的耐心和堅持不懈的努力。當遇到挫折、失敗、跌倒的打擊時，要沉住氣，堅信自己，永不氣餒，就一定會有成功的一天。